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四十五輯
沈雲龍主編

龍壁山房文集

王拯著

文海出版社印行

龍方

文犀

集山

30/3/11

光緒
癸未
善化
向氏
校刊

龍壁山房文集目錄

馬平王拯定甫

卷一

論辨 序跋

卷二

書說 贈序

卷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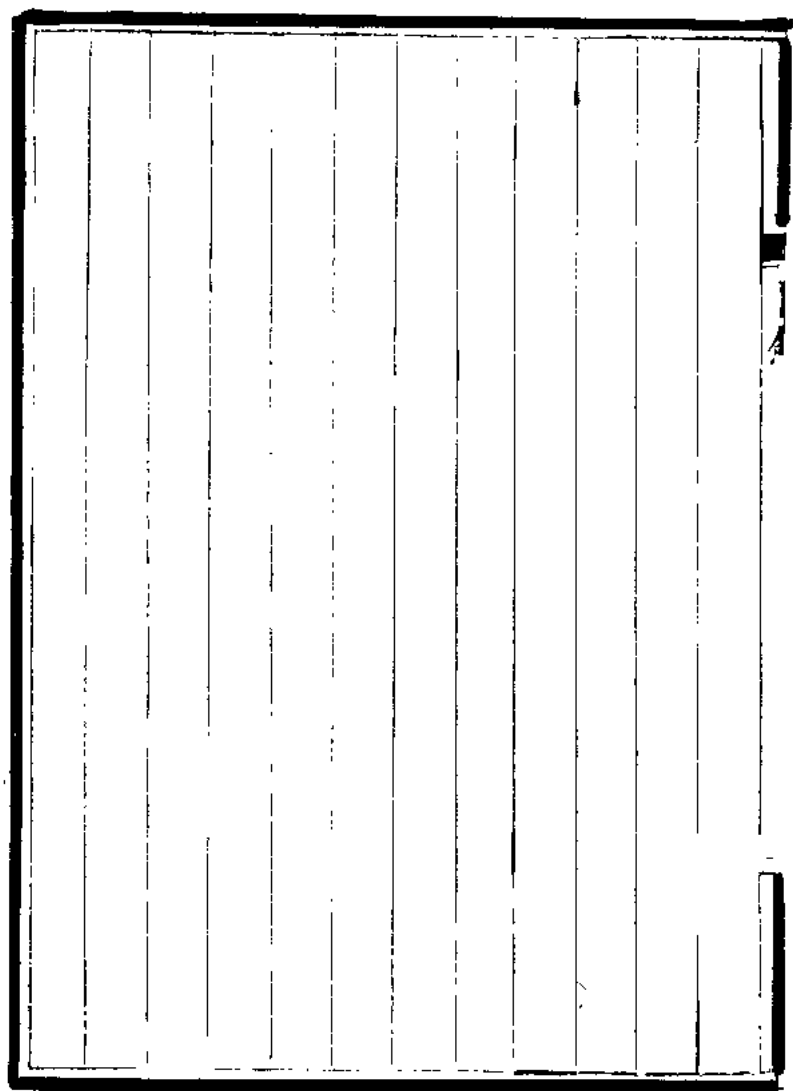
傳狀

卷四

碑誌

卷五

雜記 銘贊 哀祭



龍壁山房文集卷一

論辨 序跋

馬平王拯定甫

大學格物解

大學之教先誠意而誠意尤先格物致知夫格物者何也
曰天下之物皆格之本末始終先後之理得而知乃至焉
然則安得天下之物而皆格之曰格一物而其理得而天
下之物皆格然則格一物足乎曰格一物而得而因以盡
格天下之物而無不能得者天下容有未格之物而吾心
固無不致之知故曰物格而知至也大學之教曰在明明
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矣爲大學者必先知至善之所在
則心有定向由是而心靜而身安以之慮事與物而無有
不得者此格致之所有事也夫其所謂得者何也曰物本

末也事終始也爲格致之學者必物得其本末事得其終始又推焉以求其盡而知其所當先後至是而物既格知既至矣持至以誠意而正心而脩身而齊家治國平天下蓋由吾身至於家國天下皆可以物之也天下之物不能盡格求物之至大而賅焉者而極之於天下吾此之物格則天下之物未有不能皆格者矣而物之與天下對者唯吾身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而家國天下爲末矣由身以推之家國天下而終始先後之序出焉故曰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家之不齊而何以言治國故曰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凡此皆言格致者也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大學之言格致如此不已明乎故曰格至也者非也木長之謂格故木各爲格

解之者曰樹高長枝爲格古之茂物嘗有謂格者矣格則有以區而別之故格有正之之義焉書曰格於文祖是也有安其所之義焉詩曰神之格思是也故曰格者度也量也又曰格者榻也榻有天地所以推陰陽占吉凶也則格之義不可推乎或曰格扞也格去外物之謂格亦非也禮言扞格而不勝言扞於格而不能勝猶物之各異其區而不能以相及耳則或謂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體之正者亦非也且如或言則大學一言誠意足矣而何以言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也哉蒙學淺陋少小讀書鄉塾於諸經章句自易書詩論語孟子外概未嘗卒業焉左傳戴記皆割裂之以就簡易何論諸經傳疏之能貫串否乎年踰弱冠既叨鄉舉始於諸經補讀得其大凡瀏覽及於子史竊於馬遷史記及朱子小學近思錄諸書尤所愛好又嘗溺於韓歐氏之文章然皆用力弗深徒心嚮往云爾比官京師稍聞當世賢豪論議於是斷斷於漢宋之學者日聒於耳往往所談

既不以行於身爲文至不能通其意不佞深有戒焉茲文
爲之將及十年稿經數易未敢爲定竊有不能已於言者
以爲吾心之所自得而聖學王道之所從入非僅若一事
一物單詞隻義之有不足辨也朱子平生精力萃於四子
書而學庸尤精陽明王氏於大學獨主古本皆區區私心
所最悅服獨於格致之說有弗獲於心者則不敢妄附焉
世之高明博辨知我罪我又何
辭焉咸豐三年秋八月自記

郡縣井田論

竊觀古今爲學之道莫善於大學而古今爲治之法莫備
於周官兩者相須而後備一闕焉不可也大學之教由家
以推之國周官之法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
室數制之由百晦以至二三百晦乃分地域奠地守制地
貢而頒職事又聚之以荒政養之以保息安之以本俗乃
施教法於其所治民令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
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使之相保相受相葬相賜相

賓然後頒之職事教以三物糾以八刑防以五禮六樂於是
是大祭祀大賓客大軍旅大田役凡國有大故大荒大札
胥於是教令焉此所以家齊而國治古先聖王制世之具
未有不出於此者也唐虞尙矣夏商貢助之法爲周人所
監視至周官而法始大備司徒之職六官所基而凡百職
事之所從出也周衰井田之法大壞春秋之時惟管夷吾
薦敖國僑猶能行之彼其軌里連鄉皆井田之法也法之
久而將弊者必有以知其弊之所在而斟酌損益之審其
時宜因勢利導而載之以先王之法之意而後吾法可行
於世彼懲於其法之弊而裂之與明知其法之弊而強欲
復之者皆所以益法之弊而已夫井田之弊之必爲郡縣
者勢也何也侯度之日愆也民生之日繁也豪強之日多

而兼并者之不可以止也使於井田既壞之後而必復爲井田此其不可以行夫人而知之矣然而郡縣之弊之又必還取法於井田者理也何也更治之日媮也民心之日澆也豪強兼并之不可挽而小大強弱之不甘於相役也使一惟郡縣之爲而不思所以還取法於井田之意毋論侵吞暴奪禍亂之相尋即使天下晏然無事而民竭力以奉其君君不得以知民之困君損己以卹其民民不得以沐君之休天下富強之資隱然盡歸於中飽而自公卿大夫百職事至於游手逐末之民皆復怡然鮮衣而美食計一夫所耕而十夫食之十夫所耕而有不足以供一夫之食則食者艱而人之所以求食愈奇必至羣天下而皆爲游食巧蠹之民而如周官三百六十之屬之事胥莫不冥

冥隳壤而不自知一旦猝然而有意外之變將吏不知其民將不知其兵士卒不知戰陣倉庾有財穀而不知所藏山川有險隘而不知所守雖有人民土地而羣委而去之民之不得已而棄其家室而鳥獸散者紛紛然揭竿斬木之豪必有橫恣而不可制者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於郡縣之中而行之以井田之法之意伍相保也什相連也百相屬也財力相資而耕戰相習也省吏與兵之冗而簡而精之以助民之所不及去科與例之煩而約而要之以示民之所可循如是而已於是天下之人民土地乃可以犁然視諸掌矣兵農禮樂理財用人一切刑政卽今天下所以爲治之具要莫不本於井田之遺者不必其驟變也由漸焉以去其泰甚事有減而無增者惟其辦人有闕而無

補者必以能久之以數人之食食一人而食既各足以數人之事責一人而事反不荒合之爲天下之法者卽散之皆一鄉一里之所自具使民以各衛其身家之心與力而集之以赴於公家之事吾得而斷之日平天下之端必自此始商鞅之用秦也令民什伍相收連坐猶是周官之法而阡陌開而井田壞乃懲於法之弊而裂之漢之新莽宋之熙甯又一泥於法而強復焉凡皆所以助法之弊而已夫有治人無治法孔子論政曰足食與兵而其告曾子以明主制民之法則曰必別地以州之分屬而治之一爲中都至攝相事三月之閒羔豚弗飾男女別塗道不拾遺客至如歸孟子之於齊滕一則曰王道之始再則曰仁人之政而於告畢戰問井地語尤詳焉謂孔孟得時而行道法

有出於井田之外者哉雖然春秋戰國井田雖壞而未盡失猶或可以復其制也降及漢唐郡縣久矣法盡失矣則惟有行其意焉而已吾觀漢韓延壽魏李愷五長鄰長之設皆見施行而朱子之於南康王陽明氏之於南贛尤較著焉聖王有作必有由是致邳平者雖然爲是者有本有末其在大學者曰自天子至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又曰君子有絜矩之道將與民絜矩安所得脩身爲本之君子而與談家國事哉

周平王論

天下之強弱存乎人主一心之強弱而已人之身四肢百體耳目口鼻皆不足恃也所恃者其心心欲其自強則四肢百體耳目口鼻皆效其令有起昏冥而爲壯佼者矣爲

天下之具府庫甲兵百司庶事皆不足恃也所恃者人主之一心人主之心欲其自強則府庫甲兵百司庶事皆舉其職有轉虛弱而爲泰盛者矣吾讀書至文侯之命未嘗不歎平王者其心蓋不自強而周之天下亡於東遷之日也久矣幽王被弑犬戎文侯脩方伯之命援立平王犬戎者平王所與不共戴天之仇者也乃其命文侯未嘗一言及之而獨追述文武而文武之盛德大業所爲憂勤惕勵者亦未及之獨以爲先正左右謀猷俾先祖懷在位而望文侯以恤其躬綏其位者而已然則平王固以其天下爲可懷而興師復仇之事所甘以爲不能者也文武之得天下也戡黎遏莒討密伐崇始壹戎衣而定天下而平王顧以爲懷在位耶尙書三代君臣相戒勉未有不以憂勤惕勵

而獨平王有懷之一言夫宴安酖毒而懷安敗名周公之
語成王者日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於
海表罔有不服以觀文王之耿光揚武王之大烈斯時天
下大定獨淮徐未平未嘗有深仇大逆如犬戎者而周公
警戒成王若是平王獨不聞耶王相被弑於寒浞而少康
以一成一旅復其師勾踐創於吳以甲楯五千人棲於會
稽臥薪嘗膽三年卒報吳仇平王雖處積衰之勢猶有能
脩方伯之職若文侯者獨不能與少康之一成一旅勾踐
之五千人者比耶且能用其民成申國不能用其民報犬
戎其心蓋可誅矣嚮使平王以成申之卒爲征犬戎之師
吾知其民之勞怨者將轉而爲踴躍同仇之不遑矣主天
下者強以用其民則民強弱以用其民則民弱何則人主

自強則君心與民心順易所謂患難而民忘其死者也人主自弱則君心與民心逆孔子所謂未信而以爲厲亡者也其民能忘死雖使其處憂危杌隉之勢而斷不至於敗亡其民以爲厲亡雖使其據崇高悠久之業吾慮其禍有隱然而不可測者矣宋高宗之南渡也事與平王類當其時內有李綱趙鼎之臣外有張韓劉岳之將中原父老簞食壺漿日夜以望王師之至雖興國之臣民何以加茲而高宗卒用偏安苟息以懷其位嗚呼周衰於東遷而宋亡於南渡非人主之心之自以爲弱者耶抑吾觀周之東遷有洛邑之基而席封建之勢諸侯藩衛世守其職宋之南渡有長江之險而爲金人北師之所不能及東周南宋猶共位於數百年亦天下之幸事耳天下之幸事夫豈可爲